西 17 病区

快报记者 黄卓琳

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。若不是有护士端着盘子行色匆匆地穿来穿去,偶尔有人眼圈红红地从房间里出来,西 17 病区看起来更像是个疗养院。

正是这个看似安静的地方,每天都在发生着一些故事。如果谁真的走近这里,也许会和在这儿工作的护工李学恩一样,看到这些或感人,或悲情,或无奈的场面。

生命的走廊

老李是江苏省中医院西 17 病区的一名老护工。病区里 100 米长的走廊,护工李学恩已经走了 7 年。每天从走廊上经过一间间病房,病房里的一幕幕,不间断地从眼前闪过,有时老李会觉得自己似乎在看一场充满悲欢离合的人间电影。

电影里最深刻的是一位 83 岁的老工程师。老工程师性格内向,一辈子都没有成家。老李刚被派去做护工时,老工程师都不怎么爱搭理他。两个人常常面对面,一整天也说不上几句话。

许是过惯了冷清的日子,老先生似乎不喜欢热闹。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,老先生半休息半养病常年住在医院里。除了有个妹妹隔月探望一次外,老先生生前鲜有人来。邻床的病友有亲人来探访时,若声音大了一点,他也会叫嚷:“不要吵!”一副不近人情的样子。

老李理解老先生的乖戾。都是孤独的人,老李很能体会他的心境。老先生常常一个人暗自流泪,这让老李心里很不是滋味,便尽可能对老先生好一点。

时间长了,老先生也慢慢温和了起来。有时会对老李说:“挣钱不容易,你要好好存着。要好好培养你的女儿。”有时,他会把家人带来的水果塞给老李吃;偶尔,老先生会突然冒出一句:“我没有亲人,你好好照顾我,为我送终啊。”淡淡的一句话,却包含了对老李深深的依靠。

因为中途家中有事,老李没有继续照顾老先生。再后来,老李也去探望过老先生,老先生已经有了新的护工。“见我去,他还是淡淡地一句:‘你来啦?’其实我知道他很高兴呢。”

病人对活下去的渴望

老李印象里还有一个患尿毒症的年轻干部。被送来医院时,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,全身浮肿得像只泡过水的包子。家人来医院探望时,这个年轻人总对着唉声叹气的妻子劝说道:“没事,我身体好着呢!”对孩子说:“好好读书,爸爸这里你不用担心,爸爸没事。”探望的人都说他的精神状态好。妻子儿女也很放心地离开。

只是,等家人走后,等病房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后,这名貌似坚强的男子才会露出他刻意隐藏的悲伤和彷徨。

“亲人不在身边时,他整日小声抽泣。自言自语地说:‘我这病是好不了了,活不了几天了。’”这种时候,老李大多不去打扰,只是把纸巾递过去。偶尔会编个假话劝几句:“谁说的?我照顾过一个尿毒症的病人,得这个病还活了 20 多年呢!”“真的?”病人抬起头,满眼生出对活下去的渴望。

“是真的!”老李总这样回答。作为护工,老李明白为病人呵护这一点点生的希望是多么重要。

这些年,病人送走了一茬又一茬,家属见了一拨又一拨。见惯了病痛,近距离地接触了生死,识字不多的老李似乎也悟出了什么。

护工老李,更像一个孝子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

老李也曾无奈过。隔壁病区一个来自农村贫苦家庭,这家人的命运曾让老李深深震撼,可最终什么忙都没有帮上。

这贫穷的一家四口,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竟都得了肾病。看病让这个农村家庭一贫如洗。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,父母还是一路求医到了南京。

没有钱,夫妻俩吃最差的饭菜,却留给孩子最好的。穷苦并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心灵,兄妹俩感情很好,吃饭时都知道把好吃的夹给对方补补。

因为病情很严重,又凑不到很多的钱治病,两个孩子几度在生死线上徘徊。看着两个孩子奄奄一息,四十都不到的父母急得一夜白了头。后来,姐姐因为病情恶化,死在了手术台上。“父亲把死去的女儿送去火化后,另一个孩子还不知道,还嚷嚷着在医院里等他的姐姐回来。”

作为一个父亲,面对这样悲情的一幕,老李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“和一些不愁医药费的病人相比,这对穷苦的孩子虽然不幸,但他们是幸福的。”

久病床前,他成了“孝子”

老李现在照顾的是一个脑萎缩的老先生。在病房里见到老李时,他刚刚帮老先生洗掉被大便弄脏的衣服,忙着给老先生翻身子。“一天翻好几次,不然很容易生褥疮。”这些年下来,他已经很熟练。

老先生已经病得奄奄一息,据说之前还常常和小护士说说笑话,有时拉着老李撒娇说:“我要吃汤包,我要吃汤包。我要回家。”现在,因为病情恶化已经整天处于半昏迷状态,只有陌生人来时,他记得用手拽着栏杆。“他总以为是自己家人来,接他回家去呢。”老先生睁大眼睛张望着来者,只是眼神里一片空洞洞的茫然。

“他刚来时整夜吵,吵着要回家,要回家。可现在都没有劲喊了。只是用手拽着栏杆,想要回家去。”看着一个生命慢慢衰弱下去,老李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。

“生命真是个脆弱的东西。但只要拥有一个有情的人生,就足够了。”

对家人隐瞒护工的身份

老李的老家在洪泽。5 个兄弟姐妹中他排最中间。祖祖辈辈在农村,小学毕业后,老李读不进书,就下地成了一个农民。农忙时昏天黑地地工作,换来的不过是年底手绢里里外三层包的那薄薄一叠钞票,老李有点不甘心。

当初,同乡建议老李跟他一起去南京做护工。“一个大男人,哪能干这个?”老李起先并不接受这样的建议。几番犹豫,老李最终还是来到了南京。世界变化得太快,他很清楚一个道理:和艰难的生活相比,谈脸面总有些虚无。

老李的女儿正在老家读初三。过去的 7 年,老李只是对女儿说:“爸爸在外面单位上班。”从不让她知道自己真实的工作。先前放寒暑假时,女儿想到南京来看看大城市。“有什么好看的。”被老李一句话呛了回去,女儿便不再作声。

老李的苦衷无法和旁人说。“我不想让女儿知道,我想让她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里成长。”直到现在,除了妻子。没人知道老李在南京做护工的事,甚至连父母都不知情。虽然钱拿得多一点,但瞒东瞒西的生活,老李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父母到了该由自己孝敬伺候的岁数,可自己却为了几张钞票在伺候别人。“不孝啊!”他淡淡地叹气。